

◆精神家园

朝着光亮的地方去

安 宁

我是谁？我来自哪儿？我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跟那些夜空里闪烁的星星，有什么区别？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会有人难过吗？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那时，我生活在乡村，也不知无穷无尽的读书，能否载自己去往遥远的地方。我只知道，那个小小的我，是隐匿的，渺小如尘埃一样的，除了我的影子，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我。在乡下，因为兄弟姐妹繁多，很少会有哪个孩子，值得父母给予特别的关爱；我像一株野草或者麦子，隐匿在万千的植物里，并因这样的浩瀚，差一点，连自己也给寻不见了。

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我一个人骑着大梁的车子，去六里外的学校报到。到校后发现宿舍里挤满了来陪同的家长，所有的好床位，已经被早到的学生家长给占据了，那些整整齐齐的被褥，带着主人先下手为强的骄傲，也带着对独自一人的我的嘲笑，摆放在一个个床头。

我想起还在田地里忙碌的父母，知道哭泣是没有用的，于是便在满宿舍家长的注视和议论下，一低头，溜了出去。当我驮着圆鼓鼓的被褥，晃晃悠悠地骑在乡间小路上的时候，恰好看到拉着平板车的父母迎面走来。那一刻，想起宿舍里那些陪同孩子报到的父母，我的眼泪终于哗哗流淌下来。我以为父母至少会问一句为什么哭吧，可是，刚刚从炎热的玉米地里钻出来的疲惫不堪的他们，却劈头盖脸地将我大骂了一顿。他们骂我没有出息，连回来驮被褥这样的小事，都要落泪！

我知道跟父母说什么都是错误的，生活迫使他们要不停歇地劳作。而我，我在哪里，我在想些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孤独行走的我，能否将淹没在人海中的那个小小的女孩，寻找到，并告诉她，朝着有光亮的地方去，就一定能够寻到想要的美好。

从初中入学报到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一个人只有收起眼泪，坚强地、晃晃悠悠地上

路，而且不停歇地走，才会看到更广阔的风景。也只有在那些诗意葱茏的风景里，你才会明白，这一路勇敢追寻自我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你将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植物、生命一样，受到尊重，获得自由，趋向丰盈，抵达饱满又简约的人生境地。而那时，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再生惧怕，你卑微如一粒尘埃，却又勇敢如一枚将沙粒慢慢磨成珍珠的贝壳。

此刻，我穿越20年的时光，写下这些文字。早已从容不惧的我，站在半空中，俯视着年少时驮着厚厚的被褥、孤独骑行在乡间的那个自己，她心里充满了恐慌，委屈，自卑，她又那样地渴望爱，温柔与呵护；那时的自己，一定从未想到过，有一天，她会走到而今的我的面前，笑着说一句：你好。

相比起而今走至开阔境地的自己，我更爱十三四岁时，那个胆怯孤单的女孩。她在一路跌跌撞撞、勇敢寻找自我的路上，所历经的一切悲欢，均值得我珍藏在心。



◆旅人手记

旅行，遇见最美的自己

罗红英

对于黄姚，我仿佛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最适合出发的机会：不冷不热的季节，不咸不淡的滋味，不欢也不悲的情怀。

谷雨过后，天边那朵乳汁还未挤尽的云偷偷地洩过，锁不住神往悠悠。我们的身影如朵朵碎花儿，已印在黄姚这块古老的染布上。

走进古镇，青砖墙壁的斑驳里，书写的是舒缓的旧时光。我想，这些院子最早的主人，应该依然在守护着这方热土，或在天上深情地凝望，或已化为泥土默默地滋润。陈旧木窗上的一盆花，古朴大门前的一株藤，都是生命焕发的活力。

酒吧与咖啡吧外墙的装饰，更是加进了现代的元素，个性化的设计，恰当的点缀，添上几句温暖的话语，想必老板一定很年轻，日子也一定过得精致且滋润吧。哪怕静静地发呆，也是一种诗意。

先甜后酸的淡黄的柠檬干果，新鲜油绿的青梅，一扎扎干笋，一捆捆泡菜，一瓶瓶豆豉拌剁辣椒，还带着阳光亲吻的味道，以及淡淡的泥土气息。

这些，都是入画的小景致。还有无论是大户人家亦或小宅子里的生动故事，在唤醒之前，都只能扮演配角。在黄姚这部真实的纪录片里，主角，理所当然的是古榕。在踏进镇门的那一刻，眼睛与心灵便同时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让人见识了什么叫真正地独木成林。

石板像用布抹过，泛出青亮的光。从青石板上长出的那道围墙，年代似乎有些久远。然而，一溜儿红灯笼的缀饰，令黯淡的画面顿时鲜亮了起来。

在岁月安排的背景下，古榕的枝枝叶叶张扬地铺满了天空，再好的视力，也无法穿透。

它就这样霸占着你的视野，你却不会责怪，只有惊叹。

倒垂的枝干粗壮得有点儿突兀，像极了劲道十足的龙爪，颜色青黑，是许多枯了的小枝仿佛被谁有意捆在了一起似的，数不清的苔藓类植物趁机在此扎下了根，成了生死相依的邻居。在我眼里，它们都是龙爪榕的巨手，一边书写着千年古榕的精彩，一边跟络绎不绝的游人热情地招呼着。

人们在欣赏它的高耸入云时，不禁要问：它的根，在哪里呢？原来是故意锁在了围墙里，任人们去大胆想象它的伟岸。这样看来，古榕才是最了不起的画家，足够多的留白，可以让想象飞翔，意境要多美有多美。

与龙爪榕携手并肩的，是隔着小河的小叶榕。遒劲沧桑的大根长在一块巨石之间，全裸露在阳光下。小小的罅隙中，又成了其它小树生长的温床。在我心中，这两棵古榕是一对恩爱夫妻，龙爪榕的粗犷与霸气，小叶榕的清秀与柔美，相得益彰。天空中他们手牵着手，地底下他们根连着根，千年的执手，只为相守一份爱的坚贞与执着，令人钦佩。

行走在这份荫凉下，有幸福的氛围包裹着，看小孩子在河里抓到鱼后天真开怀地大笑，看游人在河中的石墩上专注地跳跃着前行，来此写生者的画里，不知平添了多少生趣呵。任时光荏苒，它们都会在记忆深处摇曳生辉。

掬一捧清风入怀，醉成一棵古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旅行的真正意义，就是为了放飞心灵，去遇见另一个真实的自己，自由而酣畅。

而内心的丰盈与懂得，抵得上，红尘里所有

◆湘西南诗会

冬雨，欲说还休（外一首）

尹 虹

入夜的街道，愁绪淅淅沥沥
这些常见的标点符号
又在雷同地描绘冬夜
小店外，徘徊三五个孤独的游客
漂泊的心在游移，随雨丝颠簸
店内，燃烧的火炉围坐幸福的一家子
欢声笑语、水果甜品组成诱人的风景
斑驳的世界五味杂陈
欲说还休的，不仅仅是零乱的冷雨
剪一段扑朔迷离，还有飘飞的目光与驻守

小 雪

一些情感，总是轻轻而来
比如雪
最初很薄，然后加厚
最终，化为绵绵不绝的思念
眼下的雪，消瘦了倩影
没有飘来
仍感到温暖的冷，沁人心脾
期待的银装素裹
已在心底急切地下了起来
堆个雪人，描个笑脸儿
净化了整个红尘世界
小雪，慢慢地大了
大雪，也许会化成小小的梦境

◆樟树垅茶座

我不是诗人

唐方圆

我喜欢读诗，偶尔写诗，有几首小诗发表在报纸上。朋友叫我为“诗人”，免不了夸我几句，我笑着回道：“哪里哪里，愧不敢当。”他们当我是谦虚的话，只有我自己才懂得自己与诗人之间的千差万别。

我从不把自己标榜为诗人，最多算个写诗的人。投稿时如果要写自我介绍，我就说是一名“诗歌爱好者”。罗列不出有什么诗发表在著名刊物上，就算有，估计认真去读且真正会意的人也寥寥无几。再者就算戴个诗人的帽子在头顶，读者也不一定认可我诗歌的价值。更何况，诗人哪是随便写几首诗就能糊弄出来的，果真如此，诗人也没啥好稀奇的了。

在我看来，诗既是集万物的智慧和灵气为一体，那么诗人，也应当内外兼修，独具性灵。一支笔，洋洋洒洒也好，惜字如金也罢，字里行间自有胸中丘壑，山河千里，世事玲珑。若有幸读之，则有意蕴深远、回味无穷之感。掩卷尚有余韵，令人不禁目光飘远、抚掌而叹。以此为目标，我目前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小儿科的文字游戏，距离“诗人”尚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不过，这种距离却依然有无法言传的美，虽才疏学浅，不会作诗，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读诗。这种感觉像与厚道的老师相交，她知我深浅，从不点破，允许我默默跟着她一起走。对此，我常自以为是。

年少时读泰戈尔和纪伯伦的诗歌，那真是无法言喻的美妙。对诗歌的喜爱和对文字境界的憧憬就在那时像一株小苗儿一样根植在了心底。

后来读过不少名家的诗作，最令人难忘和难解的是周梦蝶老先生的诗。“行到水穷处，不见穷，不见水——却有一片幽香，冷冷在目，在耳，在衣”，这是多么冷冷奇绝的一个人啊！我总是诧异，在台北街头，他是如何二十年如一日地摆着简约却丰富的书摊？他是在喧闹的城市里参禅悟道，以身应道？又是如何字字斟酌，把生命里的悲苦和睿智都献给诗，直至骨血交融？“吾道一以贯之”，于闹中取一静，于繁华中守一贫，于纷繁中择一纯粹，周老的诗心真像一棵菩提树的清香。仅是他一袭青衫，拄着拐杖立在那儿，眉宇间就自成了一首诗。我读周老的诗，有时感觉真是晦涩难懂，可偏偏不想弃书，似乎那清冷的芳香能让我没那么心浮气躁，也从不敢妄自尊大。在诗坛已经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今天，这种清绝更显珍贵！

网络的诗界现结成一张巨大的网，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诗人”的桂冠，各种诗歌会、诗歌群、诗歌订阅号摩肩接踵，数量繁多的新诗分秒不停地涌过来，都等着被阅读。可这就像一个热闹的商场，货品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可我能够把所有叫卖说好的商品都买回去吗？到最后看得头晕目眩，过早出现了审美疲劳。适应能力差劲的我只有赶紧退群，赶紧取消一些公众号，专业潜水，再不敢盲目跟风了。回过头来，关了手机，安静地坐在桌前，翻开一本新买的鲁彦达的诗集。每天读一两首诗，喜欢就把一首诗多读几遍，再抄在摘抄本上。一行行写下来，就有一本又一本摘抄本摆在书柜里，那里面都爬满了轻快的悦读时光。

还是让我从容地爱诗吧，若生活中有什么触动了我，就偶尔写写诗调剂一下被世俗淹没的心。我不是诗人，我不要身份的拘束，我想要一个真正读诗人的冷静和执着。